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四回 折桂軒鴛鴦開譜 題糕節越秀看山

乍入天臺路轉迷，吃虛心事有誰知？ 風飄落葉防消息，香解重衿善護持。

憑我驚疑情更好，憐卿羞怯興偏癡。
明宵密約須重訂，只在星移斗轉時。
瑞雪何曾到嶺南，秋風依舊卷層嵐。
菊花突向壺中綻，海氣橫隨筆底酣。
笑我登高逢白露，阿誰攜酒買黃柑。
只應愁絕江湖客，旅館回頭最不堪。

笑官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，眾人多未起身，忙穿上衣服，望園中竟走。因恐怕先生回來，兩步當一步的，飛奔至樓下。

這樓門卻是開的，聽得樓上毫無響動，輕輕的上了胡梯，推開房門。素馨已經睡醒起身，心中也要打算趁著無人，好候笑官到來，告訴昨夜的原委，披著一件大紅綿紗短襖，還沒穿好，坐在床沿上兜鞋。只聽得房門一響，笑官已至面前，也不做聲，倒在素馨懷裏，簌落落淚下如珠。素馨一手抱住他，一手將巾巾替他拭淚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好兄弟，不要傷心，你昨晚受了委屈了。」因告訴他，如此這般原故：「你不要怪我無情。」笑官收了眼淚，說道：「我呢，怎敢怪姐姐，只怪自己緣淺，千巴萬巴，巴得先生去了，誰料又是這樣！」因探手入懷，捫著胸前道：「可惜姐姐這等人材，我卻沒福消受。」素馨道：「不要說斷頭話，我們須要從容計較。」笑官道：「我也想來，今天不是初七了？遲了四五天，先生一定放學，我只說要在這裏讀書，那時就可進來了。」素馨道：「我因昨日阻礙，也仔細想來，這裏緊靠著妹子的房，他雖然年紀小，卻也不便，不如我們約定日子，在折桂軒中相敘，你道如何？」笑官道：「很好，只是難為姐姐受風露了。」素馨笑道：「你昨日經了雨，我難道不好受風露麼？」笑官道：「好姐姐，我的魂都掉在你身上了。」又伸手摸到下邊，說道：「我們後會還遠哩，今天先給我略嘗一嘗罷。」素馨道：「此刻使不得的，丫頭們要起來了。」笑官只是歪廝纏。素馨道：「你不聽見那邊樓板響麼？我送你到園中去罷。」因起身繫上裙子，挽一挽烏雲，攜手出房，佯喚道：「你們還不起來？」那丫頭們應道：「都在此穿衣了。」二人同下樓來，進了園門，走到迎春塢側。素馨道：「你去罷，我不送你。」笑官道：「姐姐，這裏再坐一坐罷。」素馨道：「他們要來尋我的。」笑官不由分說，一把拖到塢中，雙手抱住，推倒在榻。素馨道：「使不得的。」笑官也不做聲，扯下他的裙褲，自己也連忙扯下了，露出這個三寸以長的小曹交。就像英雄出少年，有個躍馬出陣的光景。素馨忙將兩手撐拒，道：「好兄弟，不是我一定不依，一來恐怕丫頭來尋我，二來恐怕你先生回來，有人尋你，這不是鬧破了頭，你我都見不得人了？還是依計而行的好。」這笑官究竟年輕膽小，聽見先生二字，早已麻木半邊，況日上三竿，正是先生回來的時候了，兩手略鬆一鬆，素馨已立起來，穿好裙褲。因見他還未有穿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個，什麼樣子！還不穿好了去？」笑官因扯他手道：「你替我穿一穿，你看這個不可憐麼？」素馨把指頭在他臉上印了一印，搖著頭道：「未必。」撒脫了手，飛跑出去。

笑官忙穿了褲，趕出來道：「不可失約的噓虐！」素馨回頭道：「曉得了。」笑官急急回至書房，卻巧先生也到，吩咐了課程，笑官回道：「學生因感冒風寒，腹中時時作痛，求先生減些功課，至中秋節下補數罷。」匠山道：「中秋散館之期，你不肯頑，還能補償功課，這很使得。但是，到了臨時，不要又推別故。」笑官道：「學生一人在此清靜讀書，自當盡心竭力，不敢有誤的。」正是：

只為書中原有女，不妨座右暫無師。

李匠山到了八月十四日散了學，自與申蔭之回廣糧署中，約定二十四日重來，又吩咐笑官道：「你在此潛心讀書，到十八日我還來，同你去送你父親移居。」笑官唯唯惟命。

送了先生出門，回到書房，吩咐蘇邦道：「你回去告訴老爺說，我因欠了功課，在此補償，節間不得回家。你就在家伺候差遣，我這裏有阿青伏侍。」蘇邦答應而去。

笑官尋思道：「裏頭不知今夜放館，還須我自己進去透一消息，今夜方妥。」即同春郎從中堂走進，行至上房，見了史氏，說明在此打攪原故。史氏著實喜歡，對春郎道：「蘇兄弟在此讀書，你也好跟著溫習溫習。」春郎道：「我叫溫春才，不叫什麼溫習，我媽不要鬧了。」說完，已自跳舞而去。

史氏歎道：「這個樣子幾時纔好！」笑官道：「他又不欠功課，先生又沒有吩咐，伯母也不要太拘緊他了。侄兒還要娥娘姊妹房中去看看。」這史氏攜著他手，到蕭氏、伍氏兩處。

笑官的相貌本來討人喜歡，各房兜搭了一會，來到後樓。那素馨因春郎進來，已曉得今天放學，一見母親同笑官上樓，便笑嘻嘻的迎上前來，說道：「蘇兄弟，如今是好了，為什麼還不到家中去呢？」史氏替他說明原委，又對著笑官道：「大相公，你還年小，只怕先生去了，外邊冷淨，你拿鋪蓋搬到外房睡吧。」笑官心裏嚇了一跳，連忙道：「侄兒年紀雖小，膽子很大，況有家人們陪伴，不怕的。」史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來強你，只是黃昏時候，還到裏邊來熱鬧熱鬧，這讀書也不在乎一時一刻的。」笑官道：「曉得。」坐了多時，都不能與素馨說一句體己話，只得趁史氏回頭，將手勢做作一番，素馨點頭會意，也就出來。

在書房中應酬了些功課，天已晚了，待得阿青等安睡，卻見秋月當空，正是蟾窟探香之候：

華月滿闌干，醞釀一天秋色，卻好譙樓更鼓，又頻敲時節。

風懷胎可入人心，此況憑誰說。擬向花房深處，化作雙蝴蝶。

笑官拿了一床溫柔被褥，悄悄出園門，來到軒中。喜得月上紗窗，軒中照得雪亮。將被褥好好的放在榻上，候了一會，雖然色膽如天，卻也孤栖動念，走出軒中，望玩荷亭一路迎將上去。遠遠的望見人影，笑官忙喊姐姐，卻不做聲，過前細看，方知是沁芳橋畔的垂楊樹影，倒吃了一驚。又慢慢走過迎春塢邊，剛剛素馨走到。笑官如獲至寶，兩手攙住，說道：「我的好姐姐，難為好姐姐了。」素馨輕輕的說道：「低聲些。」兩人攜手同入軒中，笑官將他抱住，假著臉道：「姐姐臉都涼了。」

即替他解了上下衣裙，月光射著肌膚，分外瑩白。細細摩玩一番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人都說月下美人，卻不曉得月下美人下身的處哩。」便欲解他褲子。這素馨推開他手，竟往被裏一鑽。笑官忙脫衣褲，掀進被來，兩手抱住，真是玉軟香溫，嬌羞百態，好好的褪下小衣，騰身而上。素馨蹙著雙眉。顫篤篤承受。軒幽人悄月正斜，俏多纏，把奴渾愛煞。奴蓓蕾吐芽，豆蔻含葩，怎禁他浪蝶狂蜂，緊啃著花心下。奴又戀他，奴又恨他。告哥哥，地久天長，今宵將就些兒罷。

笑官初入佳境，未免賈勇無餘，不消半刻時辰，早已玉山傾倒。于是，揩拭新紅，互相偎抱。笑官道：「姐姐，你為什麼不言語，今夜不是我在這裏作夢麼？」素馨道：「教我說什麼呢？」笑官道：「方纔可好麼？」素馨道：「疼得緊，有什麼好處！」笑官摸著下邊說道：「這麼一點兒，要放這個下去，自然要疼的。到了第二回，就好了。」素馨捏著他的手道：「不要動了，我們略睡一睡回去罷。」真個朦朧睡去。片刻醒轉，笑官欲再赴陽臺，素馨不肯，再三央及不過，只得曲從。這回駕輕就熟，素馨則款款相迎；覆雨翻雲，笑官則孜孜不怠。春風兩度，明月西歸，忙起身整衣。笑官扶著素馨送他回去，再囑明宵。

素馨應允，又說：「還有話告訴你：你日間到裏邊來，須要尊重，切不可輕狂，被人看出破綻。」笑官道：「我曉得的。」正是：

形跡怕教同伴妒，囑郎對面莫相親。

笑官與素馨一連歡會了兩三夜，這段如漆似膠的光景，也難於絮言。再說蘇萬魁在花田蓋造房子，共十三進，百四十餘間，中有小小花園一座。繞基四圍，都造著兩丈高的磚城，這是富戶人家防備強盜的。內外一切裝修都完，定于八月十八日移居新宅。先期兩日，預將動用家私什物送去，金銀細軟都于本日帶著起身。這省城中送他的親友，何止數十餘家，盡在天字碼頭花姑船，備著酒席相待。匠山也同溫仲翁、笑官在內。這萬魁在家料理停當，叫蘇興、蘇邦兩房家人，在豪賢街看守老宅，並伺候笑官，再叫家人、僕婦、丫頭們擁著家眷先行，自己坐轎先到各家辭了行，方才到船。早有各家家人持帖送禮，並回明主人在此候送。萬魁心中老大不安，忙過各船一一申謝，又說明到各府辭行，所以來遲的緣故。眾人各各舉杯勸飲，直到日色平西，方纔作別。著人還要送至新居，萬魁再三辭謝，並面訂明日專人敦請，務望觀光，著人也都允了。萬魁又與匠山執手叮嚀一番，同了笑官開船自去。

不到一個時辰，已到花田地方泊住。原來花田是粵省有名勝境，春三士女攘往熙來，高尚的載酒聯吟，豪華的尋芳挾妓。

此際仲秋時候，遊人卻不甚多。萬魁的住房，卻又離開花田半裏之遙，他叫家人們搬取資財，自己與笑官步行前去。

轉過田灣，已望見黑沉沉的村落，高巍巍的垣牆，門首兩旁結著彩樓。看見他父子到來，早已吹打迎接，放了三個炮，約有五六十家人兩邊廝站。笑官跟著父親。踱進牆門。過了三間大敞廳，便是正廳，東西兩座花廳，都是錦繡裝成，十分華麗；一切鋪墊，係家人任福經手，俱照城中舊宅的式樣。上面掛著一個「幽人貞吉」的泳金匾額，是撫粵使者屈強名款。

右邊一匾，是申廣題的「此中人語」四字；左邊一匾，是廣州府木公送的「隱者居」三字。正中一副對聯是：「德可傳家，真布帛菽粟之味；人非避世，勝陶朱猗頓之流。」款書「吳門李國棟」。其餘諛頌的頗多，不消贅述。

進去便是女廳、樓廳，再後面便是上房，一併九間。三個院落，中間是他母親的臥房，右邊是他生母的，左邊是姨娘的。再左邊小樓三間、一個院子，是兩位妹子的。笑官問他母親道：「你們都有臥處，卻忘記了替我蓋一處臥房。」

他母親道：「你媽右首那個朝東開門的院子裏頭，不是你的房麼？我已叫巫雲、岫煙收拾去了。」笑官便轉身來到花氏房內。天井旁邊有座假山，鑽山進去，一個小小圓門，卻見花草繽紛，修竹疏雅。正南三間平房，一轉都是回廊；對面也是三間，卻又一明兩暗，窗牖精緻，黝堊塗丹。看了一回，便叫丫頭：「拿我鋪蓋安在前頭右邊房內。」他自己仍走出來。

萬魁吩咐正樓廳上排下了合家歡酒席，天井中演戲慶賀，又叫家人們於兩邊廳上擺下十數酒席，陪著鄰居佃戶們痛飲，幾乎一夜無眠。到了次日，叫家人入城，分請諸客，都送了「即午采餉候教」帖子，僱了三隻中號酒船伺候，又格外叫了一班戲子。到了下午，諸客到齊，演戲飛觴，猜枚射覆。只怕：

昔年歌舞處，日暮亂鴉啼。

笑官在家住了三日，只說功課要緊，急急趕進城中。到了書房，先進去見了史氏，代母親謝了前日的盛儀，說母親將來一定要屈伯母到鄉間去談談。又到後邊與姊妹們相見，真是四日含情，有一日三秋之意。暗暗的約定了晚上機關，即便出外。

挨到更深夜靜，依舊拿了被褥，帶了火種，來至軒中，窺到樓門等候。不多久，素馨濃妝豔抹的出來，上前挽手。

笑官勾肩偎臉，細意端詳。素馨道：「不要這樣孩子氣。我前日告訴你的話，怎麼樣了？」笑官道：「我曾告訴母親，他說：『前日父親曾說要聘他家第二位小姐，你心上要聘大小姐，想必他標致些。也是一樣的，我慢慢的對你父親說罷。』看起來，此事有八分光景。」素馨摟著說道：「好兄弟，就是你父親不依，聘了我妹子，我也要學娥皇的。」笑官道：「只要你我心堅，何愁此事不妥。況且母親是最愛我的，父親又最聽母親說話的。」兩個解衣就寢，狂了一會。笑官道：「此時我還年小，將來大了，還有許多好處哩。」素馨道：「且不要提後來的話。假如先生到來，只怕你就不敢來了，怕不等到年紀大麼。」笑官道：「這個我還想求姐姐日裏到此敘敘罷，倘若不能，豈不急死了我！」素馨道：「日裏究竟不便，我們須要約定時刻，隔三兩天一會方好。」笑官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們隔一天一敘，到那時，隔夜定了時辰，大家看了鐘錶，便不錯了。」

說罷，又狂起來。素馨道：「天已四更了，還不睡一睡麼？」

笑官道：「我倒要睡，只是這小僧不依，他在這裏尋事。」素馨打了他一下，著意周旋一番。正是：

擁翠偎紅誰勝負，惺惺那復惜惺惺。

後來，匠山開了館，他們果然隔日一敘，雖不甚酣暢，卻喜無人得知。

日月如梭，轉瞬重陽已到。這省中越秀山，乃漢時南粵王趙佗的墳墓，番山、禺山合而為一山，在小北門內。坐北面南，所有省城內外的景致，皆一覽在目。匠山這日對眾學生說道：「凡海內山川，皆足以助文人纔思。太史公倡之于前，蘇穎濱繼之于後。今值登高佳節，不可不到越秀山一遊。但不可肩輿，致遭山靈唾罵。」于是師弟五人，帶了館僮，緩步出門。到了龍宮前，少歇片時，然後登山，流覽一回，至僧房少憩。倚窗望去，萬家煙火，六市囂塵，真是人工難繪。

又見那洋面上，繪船米艇，梭織雲飛。詩興勃然，援筆立就：

秋風吹上越王臺，乘興登臨倦眼開。瓦錯魚鱗蒸海氣，城排雉堞抱山隈。

珠樓矗向雲間立，琛舶紛從畫裏來。野老何須惑此會，千年宮殿也蒿萊。

--《登越秀山》

故吏龍川自起家，東南五嶺隔中華。任囂有策真功狗，陸賈何能笑井蛙。

帝為老夫修祖墓，天生此土界長沙。古今興廢歸時運，奚必群嗤丞相嘉。

--《吊趙王墓》

寫畢，立起身來。有老僧上前道：「老爺的詩稿可送與衲子，以光敝刹。」匠山道：「和尚想是作家？我卻班門弄斧了。」

那老僧說：「山僧雖不知詩，但名人選客在此問題詠極多，大概都效獮豸故事，如老爺這樣捷纜，實所罕見。定當貯以紗籠，為重來憶念。」匠山一笑而別。

五人曲折而下山，申蔭之道：「此刻有詩無酒，未免貽笑山神。先生何不叫家人回去，取些酒菜前來，就在山坳一飲？」匠山道：「汝見亦是，但你們年紀尚輕，席地歡呼，旁觀不雅，還是回去賞菊為佳。」于是，五人回轉書房，在前軒設了酒席，對著五六十盆秋菊，共相斟酌。匠山道：「今日登高歸興，不可悶飲。我起一個令，在席各說《詩經》五句：一句四平，一句四上，一句四去，一句四入，一句要挨著平上去入四字，說錯一字，罰酒一杯。我飲了令杯，先說：『云如之何』、『我有旨酒』、『信誓旦旦』、『握粟出卜』、『其子在棘』。」說畢，將令杯傳至岱雲面前。

岱雲想了一想道：「『關關雎鳩』、『窈窕淑女』。」匠山道：「『淑』字入聲，錯了，吃一杯。」岱雲道：「學生《詩經》不熟，情願多吃幾杯罷。」匠山道：「那不依，你且先吃了，再想下去。」岱雲只得說道：「『正是國人』、『維葉莫莫』、『妻子好合』。」匠山道：「『國』字入聲，『人』字平聲，錯了，吃兩杯；『維』字平聲，錯了，吃一杯，共吃三杯。」原來岱雲《詩經》不熟，酒量頗高，即便一連飲了，

交到蔭之。蔭之說：「『宜其家人』、『匪兕匪虎』、『上帝甚蹈』、『樂國樂國』、『兄弟既翕』。」匠山道：「『弟』字活用從上，死用從去。這是死用的，以去為上，吃一杯，另換。」

蔭之飲了又說：「『于汝倍宿』。」方纔交過。

本該輪到春才，匠山卻先遞與笑官。他站起說道：「該溫世兄先說。」匠山道：「你說了再遞過去，也是一樣。」笑官便說：「『於乎哀哉』。」匠山愀然不樂，道：「四平頗多，何必定說此語！且吃了半杯，另換。」笑官紅著臉吃了，又說：「『人之多言』、『有瞽有瞽』、『是類是禡』、『綠竹若簣』、『童子佩鞶』。」匠山道：「『如』字誤作『若』字，文雖通而字則錯，當吃兩杯。」笑官飲了。

匠山道：「春才不必說了，吃三杯繳令罷。」春才道：「我不依，我也要說。第一句是『詩云周雖』，豈不是四個平聲麼？」

匠山道：「此令你本來不會的，是我錯了，你快吃三杯，另換一個雅俗共賞的。」春才吃了。匠山道：「如今我們大家說個最怕聞的、最怕見的、最愛聞的、最愛見的，押個韻腳。我先飲令杯。」便說道：最怕聞：學妝官話嚇鄉鄰，晚娘罵子妻嫌妾，蠢婦同僧念佛聲。

最怕見：貪吏坐堂妓洗面，財主妝腔和尚臀，老年陡遇棺材店。

最愛聞：聰明子弟讀書聲，好鳥春晴鳴得意，清泉白石坐彈琴。最愛見：總角之交貴憶賤，綠野春深官勸農，禦史彈王真鐵面。

說畢，又道：「你們不要挨著年紀，先有的便說出來。」

蔭之便接口道：

最怕聞：練役關門打賊聲，市井吟詩談道學，後生嘲笑老年人。

最怕見：宦海交情頃刻變，齷齪幕客假山人，推託相知扮花面。

最愛聞：弓兵喝道不高聲，三春燕語三更笛，悠悠長夜曉鐘鳴。

最愛見：傳臚高唱黃金殿，天涯陡遇故鄉人，花燭新郎看卻扇。

笑官也便信口說道：

最怕聞：春日檐前積雨聲，巧婢無端遭屈棒，鄰居夜哭少年人。

最怕見：兇狠三爺惡書辦，佳人嬌小受官刑，粵海關差虎狼面。

最愛聞：畫廊鸚鵡喚茶聲，新詞度曲當筵唱，夜半花園倒掛鳴。最愛見：日長繡倦拋針線，秋千飛上九霄雲，月下逢人遮半面。

說畢，岱雲道：「學生只每樣說一句，情願再罰幾杯。」

匠山道：「你且說。」岱雲便道：

最怕聞：隔壁人家新死人。

匠山道：「這是抄吉士的意思。」岱雲道：「我先想著。」

又說道：

最怕見：陰司十殿閻羅面。

最愛聞：琵琶弦索摸魚聲。

最愛見：家中妹妹娘親面。

匠山道：「過于粗俚，況《摸魚歌》是廣東的曲名，去了『歌』字卻搭不上『聲』字。」春才道：「我也只說一句：最怕聞：門前屋上老鴉聲」

匠山道：「虧你！」春才將手指著匠山，又說道：

最怕見：書房裏頭先生面。

眾人大笑。匠山也笑道：「他倒說的實話。」春才又道：最愛聞：家人來請吃餛飩。

最愛見：臘梅花開三五片。

匠山道：「末句卻好。你且說，有何可愛之處？」春才道：「到臘梅花開兩三片時，先生要放學了，豈不愛見麼？」眾同窗大家噴飯。匠山評道：「溫、烏兩生『自鄙以下無譏』。蔭之名心重些，卻還著實；『花燭新郎』句雖纖巧，也是少年人自有之樂。吉士色心太重，少年人所當炯戒；況夜半時倒掛鳥鳴，有何可聽？唯『關差』一句，本地風光，卻見性情。

合席各飲一杯收令。」正在酒酣時節，只見館僮稟道：「申大老爺差人要見。」匠山吩咐喚進。來人稟說：「老爺著小的請師爺同少爺到衙，今日家鄉有府報到來。」匠山大喜，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便來。」于是一面僱轎，吃完了飯，師生兩人一同出城。

至廣糧署中，申公敘了寒溫，將匠山的家信遞過。匠山拆開看時，是：

父字付國棟兒閱：兒粵遊已三載矣，五次家書俱已收到。近知象軒老叔照應，深慰我心。唯是暮年有子，遠寄殊方，汝母倚閭，令予惻念。芳時佳節，能弗淒然！來秋鄉貢之年，汝當束裝北歸。孫阿垣今春遊泮，吾二老借此開顏。來年父子秋闈，各宜努力，未知誰是吳剛爺也。

匠山看過，即送與申公看了一遍。申公道：「尊翁寄我之書，也囑我勸駕，未審賢侄主見如何？」匠山垂淚道：「小侄落魄浪遊，不過少年高興，蒙表叔臺愛，諸公厚情，以致遷延三載，頓傷父母之心，明春定當北歸，以慰懸望。」申公道：「很是。蔭之我已替他援例，叫他跟你回去，同進鄉場。令郎恭喜遊庠。今年多少年紀？」匠山道：「小兒年纔十四，一時僥倖罷了。」申公道：「後生可畏，愈見庭訓淵深。」即吩咐備酒賀喜。席間，又告訴匠山道：「這裏自慶大人去後，胡制軍不識機宜，屈撫臺又是偏執性子，洋匪案件日多，我雖閑曹，恐亦未可久羈于此。況赫致甫近來越發驕縱，將來必滋事端。

我前日規勸他一番，他徒面從而已。賢侄在此權住幾天，遣我愁悶。」匠山應允，打發家人進城說知。

下回另敘。